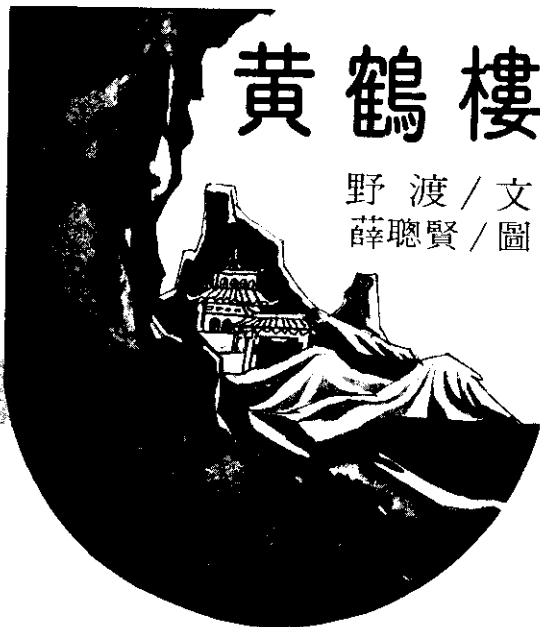


黃鶴樓

野渡 / 文
薛聰賢 / 圖



黃鶴山又叫蛇山，從武昌城東北開始，橫貫街市中，蜿蜒到長江南岸，形狀彷彿一條很長的蛇。江邊山勢突起，好像巨蛇昂著頭俯瞰。遊人登上蛇山遠眺，武昌、漢口、漢陽三個地方，盡入眼中。

相傳很久很久以前，蛇山的蛇頭頂端遊客不絕，有位胖敦敦的男子靈機一動，在那裏開設“迎江酒店”。他自己釀酒，材料和釀製的方法特殊，異常醇美，加上待客親切，娘子做的菜講究火候，所以儘管爬山辛苦，買酒痛飲的顧客還是源源不斷。

老闆知道喝酒有節制的很少，要扶他們下山太危險，特地另蓋三間客房，給他們休息。

沒想到有些流氓惡少，常常酒醉飯飽後讓店家扶到客房睡覺，醒來溜走的也有，賴在那裏要吃、要喝的也有。

“客房佔了一半，再這樣下去醉酒的客人沒地方休息啦！”

“娘子，和夥計一再提醒老闆。”

“這些人看厭了山，水會回去的，他們不礙著什麼。”老闆總是這樣說。

隨後來了個骯髒乞丐，他在吃、喝之外還向顧客討錢，使客

人厭惡。夥計要趕他走，店老闆不肯得罪人，採取退讓政策，跑去同他情商，願意每月給他一筆錢。結果乞丐哈哈大笑，說：

“你把金錢看得這樣淡薄，何苦起早睡晚做生意？家鄉地大業大，當老太爺不好？”

“我們夫婦倆以前常看醫生吃藥，自從搬來後，病再沒有發過。再說，為上山的人做點事也比悶在屋裏強啊！”

乞丐拿衣袖揮揮身子，馬上變成一個乾乾淨淨的小道士，他拱拱手說：“既然這樣小道士不該打擾了。”

小道士朝前跑，老闆想留他住幾天，跑過去去攔，瞬間不見了蹤影。

那天迎江酒店來了位旅客，人生得仙風道骨，卻是一身俗家的裝扮。年齡很難猜測，從彎腰駝背和滿頭白髮上看，像



是很老；從紅潤如嬰兒的臉孔上看，又像是未滿二歲。

“樣子像個活了幾百歲的神仙。”一個顧客說。

“神仙不食人間煙火，但他光點好吃的菜，還要上好的酒。”另一個說。

“別亂說話！”第三個顧客說：“人家吃，甚麼不關我們的。我們還是把聯句做完吧！”

神采不凡的旅客好像沒有聽見別人的談論，充滿愉悅的兩眼一直注視着窗外輕籠在煙雨中

老閻親自端上十斤一壺的酒和乾燒明蝦，想問問他從那裏來，見他凝神一志地在想甚麼，不敢啟口。

第二道菜紅燒河鰻由娘子端上去的時候，見旅客已經喝掉半壺酒，菜只剩盤子上的一些麻油。

“人家說風捲殘雲，”娘子想：“他可是文文雅雅地吃啊！奇怪，難道他用魔法把酒菜變走？”

她把怪現象說給丈夫聽，丈夫說：“我們只管賣酒賣菜，不問客人怎樣吃。”

第三道菜是香酥鴨。老閻端上去的時候，客人面前

“請問客官，要不要再添酒添菜？”老閻問。

“不用了。”

老閻剛剛想轉身，猛然盤空壺空，客人連謝也不說一聲就朝外走。

於是酒店裏亂成一團，大家一致為老閻打抱不平。

“太不像話了！駝背居然敢來迎江酒店白吃，如果不駝背，不就

“我們哥倆去教訓教訓他，相信我一腳教他命喪黃泉。”

“個個像他這樣，你這酒店豈不連老本也要賠光光！”

老閻嘻嘻笑。

“諸位的好意我十分感謝。我們將心比心，不會賬一定是不得已，誰都有手頭不便的時候，尤其是出門在外的人。”

“那麼萬一他再來，你還照樣招待嗎？”

“當然。要是他有困難，只要向我表示，我會盡力幫助。”彷彿怪旅客有耳報神，他果然天天來白吃，十斤酒，三個菜，其快無比，吃完，抹抹嘴，然後像煙一般消失。

大約半年多後的一個夜晚，怪旅客吃完，從衣袖裏摸出一塊橘皮，在座位旁邊的牆上畫了一隻黃鶴，扔掉橘皮，黃鶴立刻凝空飛舞。飛了一會，又附上牆壁一動不動。從此每天來迎江酒店看黃鶴的人山人海。老閻不久成了大富翁，這下他更熱心濟助窮苦的人。

一晃十年過去，突然那怪旅客又出現在迎江酒店，他不

老閻盼望仙人盼到老，最後在酒店旁蓋了一幢黃鶴樓，紀念仙人和黃鶴使他生意興隆。

經過許多詩人吟咏過的黃鶴樓，在清末燒得片瓦無存，後來與建了一幢更高更輝煌的。

SHYAN 79

